

心窗
片羽

锅气
□青弋

同事的妈妈买了个自动炒菜机，说方便又省力，要买一个送给同事，被她一口回绝。我知道这玩意一个就要上万元，听说做菜的水平打败了全国60%的主妇，就问她为何白送的都不要。她义正词严地说：“我吃过朋友家机器人做的一桌子菜，很不喜欢，因为没锅气。还是我自己做的好吃，有锅气。”

锅气这个词并不陌生。记得前两年在日本北海道旅行，住在洞爷湖畔的酒店，吃早餐时，服务员丁零咣唧地端上来一二十只迷你碗碟，一颗梅子、两块豆腐、一小撮海带丝、生姜片、腌酱菜、生鱼片、味噌汤等，精致无比、眼花缭乱。但食物大都冷冰冰的，习惯吃热的我顿时食欲全无。把日式早餐拍照发给朋友，说想念家里早餐的包子、油条和热气腾腾的小米粥了。朋友说，日本菜没锅气。对，没锅气，评论得太精准了（但不可否认日本菜很健康）。

有一阵子，我懒癌犯了，做菜不想起油锅，就开启清蒸与水煮。那些菜没经历过红红火火的千锤百炼，就像缺少了灵魂，无功无过，吃不出幸福快乐的感觉。厨房也是江湖，食材们各有各的脾气，一味清蒸水煮，泯灭个性，哪有煎、炸、炒来得快意恩仇。缺少了锅气的清蒸水煮明显不受欢迎。

作家阿城喜欢吃湘菜，认为湘菜吃的主要就是锅气。他每次吃湘菜必选一个最靠近厨房的位置，因为他觉得离锅灶越近，就比别人花的钱越值。我就在想，如果他去了乡村吃大锅灶做出的饭菜，是不是直接趴在灶台上吃了。现在有许多饭店都对客人开放了厨房，我先生也喜欢钻进去东看看、西瞅瞅，想见识一下大厨们是如何炒菜的，顺便偷艺。观看了厨师们大勺翻飞、火光四溅的激烈场面后，在家做菜时，他也学以致用，大火、热油、爆炒，可是，好几次油都在锅里烧起来了，至于颠锅，有几次还把菜颠出了锅外。

汪曾祺先生也是喜欢围着锅气转的人，他在《做饭》一文里写道（原谅我摘抄如下）：

“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，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……我不爱逛商店，爱逛菜市……”

“最大的乐趣还是看家人或客人吃得很高兴，盘盘见底。做菜的人一般吃菜很少。我的菜端上来之后，我只是每样尝两筷，然后就坐着抽烟、喝茶、喝酒。从这点说起来，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。”

我特别赞同文末那段。嫂子是那种到哪家做客都会反客为主抢着下厨的人，因为以前开过小酒馆，炒菜的手艺在我们家算得上是顶流，做出的菜很有锅气，大家都爱她。

嫂子每次与我们视频结束时都会说：“你们等着，等疫情结束了，我去上海住一些日子，天天做好吃的给你们吃！”

于是，我们热切期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。

锅气到底是什么呢，说起来有点玄。但我想，锅气里必然包含火候、技术、人与食物的互动和爱。



春风里
佟爽

哦，三月
□毛文文

哦，三月扑入胸怀
涌进的光
带着蓝水晶，小行星，太阳花
蝶飞的羽翼，阔步的雨水
三月俯伏心扉地拿出
粉红，鹅黄，青蓝，以及
云朵种植的嫩白

三月细心延展的小径
专注，阒寂，柳丝写满喜悦
桃花如期相遇，捎来爱恋

我拿出相思岩舍身崖陪嫁
拿出阳光金月光银陪嫁
拿出风景多心情佳的诗陪嫁

三月，早已在等待
一阵风，吹过一个男人
对花草无边的眷恋和承诺
之后，内心一荡
以为春天，嫁了自己

紫琅
诗会

局部齐整的人生
□明前茶

小詹执行衣橱整理任务时，如同训练有素的大管家。她穿着黑制服，带上白手套和口罩，在衣橱下面的地板上抖开大张的白报纸或者宣纸，铺平。一打开客户的衣橱门，很可能里面会像泥石流一样滚下鱼龙混杂的衣物，长裤里面散落枕头套，毛衣里面裹着袜子，卫衣里包着早已失踪的羊绒围脖。小詹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分门别类，按照春夏秋冬的秩序，一一悬挂好或者收纳好。她性格中的细致与敏感在这份工作中轻柔荡漾，令操作者与衣橱的主人都赏心悦目。

因为工作，小詹得以揭开客户人生的一角，观看其中整齐与混乱的两面。高管们的原生态衣橱，通常是她服务的客户中最有秩序的。她们请小詹来，其实是想让她参谋一下，气色灰暗时该怎么迅速找到合适的衣服。小詹拿出了自备的订在一起的衣料，把这摞衣料像大餐巾一样平铺在高管的胸前，一张一张地掀动它们，让客户对镜端详镜中的自己，脸色是明亮和悦了，还是突然灰暗了下来。通过诊断，小詹帮高管淘汰出部分衣物，立刻送去二手店。

将要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也会请小詹前来整理衣橱。最小的孩子已经去上幼儿园了，孤独就像大河吹来的水汽，令她时常陷入自我否定与怀疑。那些撑得变形的哺乳服、孕妇装，还有秒变乡下胖妞的夹棉家居服，客户想知道这些生命的印记，哪些可留、哪些可丢，她也想知道，塞回小一号职

业装，是否会让自己喘不过气。小詹知道自己绝不只是在整理衣橱，而是努力承托着一个女人的自我肯定，分担着她的焦虑与忐忑，让其重回职场的路，从硬着陆变成软着陆。

小詹还帮助那些时常精疲力竭的专业人士。例如芭蕾舞演员，训练让她犹如从汗水中捞出来的一样，谁有精力来细细规划衣橱，将配好的领巾在衬衣领子上结个扣？小詹从不批评客户，衣橱再混乱的芭蕾舞演员，打开鞋柜也整齐得令人震撼，与视野平齐的一排，永远放着已经塑造好的芭蕾舞鞋，坚硬的鞋头被在门框上轻轻锤打，被防滑松香粉浸染过，被无数次旋转，大跳以及立脚背的力量蹂躏过，它们发出过痛苦的呼喊吗，也许，它们只是咬牙隐忍。为什么不能让一个咬牙隐忍的灵魂，下了舞台和训练场，迅速从紧绷的状态下舒展呢。小詹准备放弃那些复杂的收纳法则，就在芭蕾舞演员的衣橱中放上几个细麻筐子，里面分别投放套头衫、运动裤、毛衣与塑造腿型的长袜。

经常请小詹做衣橱整理工作的，还有美妆博主。没进博主家时，小詹也以为他们不是在参加活动与派对，就是在参加活动的路上。而小詹看到的博主，不是在拆快递就是在逛店铺，不是在拍摄途中，就是在彻夜剪片的繁重工作中。他们工作繁重到必须在拍摄镜头前开4~6盏灯，才能把脸色打亮。他们未必是整理习惯逊色的人，打开他们梳妆台下的大抽屉，大格

子外面套着小格子，开封时间、色号、品牌都自有一套收纳逻辑，小詹完全看不懂。博主有可能找不到自己上次出镜的限量版毛衣，却一定记得哪只口红什么时候开的，而且将那些只在手背上试妆用了一次的口红，邮寄给留言的粉丝。小詹大吃一惊，口红这种东西，怎么能用别人剩下呢？博主微笑道，她会用消毒美工刀削去自己试用的那个面，并镌刻上自己名字的缩写。

整理好衣橱，小詹也会与博主聊天。博主说她是界限感特别强的人，她甚至不允许母亲来触碰出租房的东西。一方面，她不忍心将某些狭窄混乱的现实袒露给母亲看，惹她担忧；另一方面，她请得起整理师是独立与成人的标志。博主反过来问小詹：“你呢，你从小的界限感也是这么强吗？”

这问询令小詹陷入了迷宫般的回忆中，带着微微的眩晕感，她终于回想起自己饱受质疑的中学时代，数理化不行，英语也不行，唯一受过表扬的是美术课的作业。不过老师也说，她的素描一塌糊涂，只对色彩敏感，对一个学美术的人来说，她的能力相当于单腿走路。她不知为此暗暗流泪过多少次，感觉自己周围都是墙，试图穿墙而过时被撞得鼻青脸肿。而如今，她感激主顾们将现实的困境毫无保留地袒露给她看，让她终于瞧见所有外部光鲜的人生，内里都只有局部齐整，这让她终于把千疮百孔的自尊心给缝补了起来。

玉兰
一瓣